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九

代宗論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能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所驚跳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王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

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虜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兇悖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使誰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于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

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共用其殺莫或能問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听之載惡之甚誅之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於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覩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強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

禁衛以從事于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
身播國殘滅亡之旣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得熄至
于憲宗用一裴度決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強藩
大鎮弭耳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于用兵伐
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万也管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
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
承嗣以來兵強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
力弊于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
里間莽為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於叛
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為日久矣危亡之

机已見而元濟昏童倔強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
以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秉其机察其時一奔
而滅之而李師道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
順矣此無它德宗先攻其堅敵未已而已之氣先索力
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
以陸梁而不忍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
兵雖未出而氣已震于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
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
談之間而磔嬰見則賁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
之論也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遂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救日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狐囚侵辱困苦僅免于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于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主文帝時幾尽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箏之羈民也用兵十余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駭雄之習豈能怙然無毫厘于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

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至而終侯之迹異於
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一而不已則亂
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
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惓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
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
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
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
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
于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
之後弱子單孫之際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

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
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
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
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
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
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于漢則知宣帝之
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此常病傷于飽
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其可
考也

景帝論

景帝稱竇嬰德、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
衛綰夫自喜多易固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
如衛綰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覩其形而察其情得
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
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
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
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而已者也苟
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
之奔蹏不可也求其無奔蹏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
景帝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

此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
害之際者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
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于細柳
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
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
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
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
呼景帝者求人于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高祖求傳如
意者而不可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以趙婁
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于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

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書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先則景帝之與高祖其現人也亦異矣

魏晉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視者有所忌則重矣鮮鱸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鱸之俎上而無難魯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懼然皆庸

怯和易說之如發蒙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為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宣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為敵也郭子儀存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為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耻于其心而不忍為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為夫名節者

所以愧耻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惧天下之好
亂舍是二者雖至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
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悼莫敢太息王祥鄭冲奉國而
與之夫是教人者亦知是為不義也而不敢不听者彼
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胷中而無有也晋之
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温才过一時卒皆不臣刘裕才过
数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
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為
國之患莫大于不宗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晋之公
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一志
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為司徒而曰吾恐
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
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
激者安能真為名節也利至則变矣世盖有利至不回
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
則庸、者而後可笑矣且東漢之乱而曹操之雄至死不
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国古之
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
有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

之信不能下之於天下也。夫一人之言一人之身可謂
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之師也。而天下無所用之。質
而信之以信。策之信。而天下無之。信而無信。信而無
民臨難而不能知敵。而信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
侮也。嗚呼。為國者。蓋察諸此矣。

李郭論

權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業。不可掩以匹夫之
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而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
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憐。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
不慎也。漢高祖嘗一時之優。偽述雲夢。而執韓信。雖能

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
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
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建虜。可謂百勝其治軍
行兵。風來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
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
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
不及子儀之君子。義女也。而自餘光弼馳聘。而不足余
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是光弼使高承恩潛故史思明
事。而後知李郭之憂。而信之為人之誠。不欺主。子
忠信其言。而胡然。夫人之交。貴則人與其德。動則人伏

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
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
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
而田承嗣之膝獨為尚父屈歎此于伏人之道小矣嗚
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
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讀唐書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為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
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之於從諫幾于誠矣
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余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

嘗為外貌觀美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寧
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尚儉彼
身衣七絰足履革舄集書囊為殿帷罷露臺却走馬
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
經傳玩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奇
之心焉此於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
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者文德皇后問
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
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情也且好諫者不諱
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

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余謂或有之
高宗之淫昏辱暗又內為悍妻所制外聚群不逞於朝
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衛者
豈見東方言者以謂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旦
亦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
賢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
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戒
而天下間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酌理而不尽欺叅
以義而其諂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
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二篇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
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德裕矜才而快
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听而後多悔官者刘承
偕監刘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宥于
母后也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
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
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听哉此
度过人者也刘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為多稹勢已窮
蹙誼斬稹以降此在稹為可賞德裕以為刘稹小子安

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換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
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
問斯可笑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
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
安心于其下其為慮蓋已踈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
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構成其往來之迹
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為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怒
僧孺由此遂竄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
哉故一失勢群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為夫無為之言為妙矣此

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
深居與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
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
我無為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蕩無度亦
曰無為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覘其
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覘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
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
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
知好要則進乎無為矣唐明皇李林甫十餘年尽夫賢
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益略斥正視之風俗變壞無遺

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于戈砥鉞未嘗絕而間為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為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覓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為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

春秋時季梁在隋宮之竒在魏皆明安危曉利害強國憚之而不敢易余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季閔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是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

且富貴事敗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鎮鄆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率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為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

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戎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蒿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為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強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

張右史集卷第五十九

張右史文集卷第六十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疇為正諫拂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游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唯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獨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以開其

利於前矣徐竟其害又不忍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被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趙充國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万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外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于功名而不肯為徼幸之利而其術

本於現時、非吾之所能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捨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赦罕开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于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万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強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漢南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

漢與匈奴而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頡利于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于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率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蘓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蘓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

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為也故克國以善戰之才謀五万之家至百計蹙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狄一竒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誣者則稱言贊說大功不錄小过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功有功此刻向之論

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
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
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
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
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
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所病也故刻向
之論善矣而未尽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于不賞可也
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惜乎無有
以是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
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九歲單于自漢擊匈

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
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
湯乃著之今日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
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
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
畏未來生事邀功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
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
也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
與之國大夫皆諫曰不可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
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丹乎且得秦王矣

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蕭何

高祖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諸將百計
諭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
何是人之有五藏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
過猶將容之然一日為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如
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
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此其心蓋有說也高祖
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也何之居閔中用鮑生邵平
之說而帝乃大說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

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
也吾未能安枕于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
以我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
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
之如此務以逆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
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何如一日有疑謗下之
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絳侯其心未免于疑
如高祖之于何也雖然絳侯吹箏之霸民其驍武勇鷙
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甚疑而逆折之可也若蕭相國
謹畏德厚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

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郅吉

郅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于其所急而一時際會于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微幸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微幸以得奪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矣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天遂以能歸功于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

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自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郅吉脫宣帝于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微幸之禍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郅丞相恨也

衛青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于名高輕俠慷慨之士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為名高而多履

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或者能之而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媚于上其于天下未有稱也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于拜權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豆之事至絕口不薦士不斬蘓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

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願不能交灌夫籍福之歡而為決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彼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于壯說可喜之節而不快于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為天下之乾^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清就是敗者子儀皆若其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豈矣而卒^也之^也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待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擢稱大將軍以折之彼其

伏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勝則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王導

余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隣國建邦尚功利脩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脩立若是者必連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制素立人畏而不敢犯故無內亂夫凶小撈單而有所恃必敢闖其人才可用則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闖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脩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侮亮既

死姜維恃其余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多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略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俛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闖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強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去之也難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于江東所以立國者不尚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孝校謹選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

夷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畜
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才勇之士不畏勞苦徃反與之
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為此豈其才不足歟
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長江而與閔洛交兵相元帝而
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
此百幸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
紛而為保國之計苟無後世不遽亡之策而可矣夫王
敦蘓峻之內侮桓溫桓玄之倔強大則君廢大臣誅小
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
取之于凌夷其弊之後此因導之深蓄也齊之政強魯

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然矣

張華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
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姦臣孽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
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歟華之智寧不知此而為是言
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徼幸苟免自安之言耳
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
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強王將以仗正而行其意起
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衆所不置已
有避尾之厉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先矣自古為是言

者不以賢不肖皆免者也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歟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徼幸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至此亦可悲也夫

王鄭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忠清與之而不與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

當之必其才德為世所賴得我則存非我則亡我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三人者考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道守而授之夫平日則戒慎君子之所忽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遠在家在邦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賢君子之名而或屈于董賢或迫于王莽使為姦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

衛青畏其武汲黯畏其正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
姦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
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澹和
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必不能
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
鴻鵠者此數子之謂矣

游俠

所貴乎游俠者謂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于厄也朱
家郭解雖不合于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
取也樓護平生齷齪守常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
其父故窮婦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為宜斬莽使脫寬
于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謂之俠可
也護得詔書即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荀偷畏懦閭里
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班固列護與朱
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
此朱家郭解養土之余也何足道哉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于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
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于賢已者宜若怠愼而無志
而不知夫力之所受於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

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愈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共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愛也有不待賞夫無刑賞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共為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孝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賞以施愛共誰曰不可以謂德不及于聖人耶不猶愈於敗乎夫烏獲之力至于牽千鈞而弱者至不牽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齧絕而死此又

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迂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迂矣夫迂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也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謂不能定迂則其息將甚于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說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

悲仁義之不效而余不知二人者果能為文武之事者
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
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
妄孝圣人者是豈使無孝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
其事者也彼圣人之為圣豈好高而為之哉其中之所
有孝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圣人之事而不
使為之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于仁義其行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
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故罪至于可殺則君

子不生之以為息而鄉閭之鬪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
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
以為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顧若是愒然而已哉彼誠
以為事至于可以不為而無我責而我德々然求為之
以為功則夫世之求為君子者蓋亦甚勞而我之心無
乃非出于樂而後為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
于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弑其君則
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
孔子不強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以謂何
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賊者止矣鄰國之不討

賊非我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我以惡則怨之者
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以足矣彼
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枉其
情歟彼魯仲連者里閭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真仁
義者也以布衣游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
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魯連之
所以為賢歟嗟夫魯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戾也
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
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魯連者
獨不能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

而受人之德致而不享其報則更甚之乎人不免乎

蓋必自無過始更之乎以魯連而後可則亦

亦人之自取也夫魯連之為賢也固亦

魯國之幸也夫魯國之不幸也亦固不能察

而自取之也夫魯國之不幸也亦固不能察

而自取之也夫魯國之不幸也亦固不能察

而自取之也夫魯國之不幸也亦固不能察

而自取之也夫魯國之不幸也亦固不能察

而自取之也夫魯國之不幸也亦固不能察

而自取之也夫魯國之不幸也亦固不能察

應侯論 范雎改姓名為張祿相秦封應侯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苦展轉既瀕于厄其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密不敢輒發非如朝游夕說之士微幸一言而勝之何者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求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可以當秦王之心而自顧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終朝而逐之則雎之憚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

公乃序雎事如此乃言雎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雎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處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間之歛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女之親非獨取患于穰侯秦王亦且逐之矣彼雎之入閔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逐之其為計如此乃一有幸而得見王徐々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為是

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來操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輒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_レ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号令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間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闘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從事于公不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王自商君起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

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害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已尽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制至于是而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於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操伏其民而和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

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强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刑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濟肅其怠惰之氣汲々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天下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憤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所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歎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

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吳起論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々者耶及田文為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覩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臣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王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

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于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為人也明屬而不達於變從事于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听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叙群臣而使之听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于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

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于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至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張右史文集卷第六十一

陳軫論

陳軫之辯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于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于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蓋游說不可取必于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可者蘇秦必於縱張儀必于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從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劣且天下嘗見為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為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以張儀之蔽也

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
是附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而
強詞以亂之是諛其所不怨強其所不親交胡越之道
也諛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
親而兄弟為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
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
幸而謀失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于禍者數矣
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縱橫危道也嘗負天下之責
縱而散者蘓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
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

定之勢而身嘗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
二子而不生縱橫之任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為說
不勞而其身處安故軫者說士之巨擘者也

平勃論

余嘗怪昔者高祖之時其將相大臣皆天下豪傑之才
其謀謨勇力皆足以過絕天下以戰而無不勝以計而
無不中以項籍之勢卒敗於此數公者然及天下既平
呂后惠帝之際彼呂台者乃一婦人提祿產之庸人而
王之放肆縱弛無所不至此其間非不可規而其智謀
非有深遠可畏而不測者以夫陳平周勃之才而馭呂

后祿產之庸人此無以異于取諸懷中而殺之然是一
人者惟怯畏縮而不敢發乃更先為自安之計以固呂
后危疑之心終呂后之世而不動及呂后既死是二人
者其取祿產何其多憂自重而不敢易也蓋如史之所
載以謂陳丞相使人劫酈寄說呂祿解趙王印之國而
呂祿從之太尉以郤入北軍而猶左右袒以覘三軍之
心既得北軍又不敢誦言誅產也灌嬰以數萬衆與齊
王合乃相與待呂氏之變而後動此三者予未嘗不竊
疑之夫呂祿之棄北軍無以異于遇盜而使之棄兵也
則陳平之視祿也亦易矣然猶委曲迂遠使其親戚劫

之以利害之謀周勃豈不知天下之與劉氏也而猶區
區謀以覘其意以灌嬰之才資數十萬之衆而徬徨
于外不敢先發夫以呂氏之區區安坐而肆其所為亦
安能有所立而數公者反遲疑慎重待之以天下之大
事夫何其勇于爭天下謀項籍而怯于此也蓋嘗為之
深思其故而後數公之志可見考其所為之故則夫天
下之善謀者無以過也今者昔者高祖之與項籍角馳
于中原其初非有所顧藉也特徵幸于一戰之間此其
所為不得不出于畏敵而勇決棄死而下頓可者使其
成功則固得吾不可必之求不盡而敗則吾亦何所愛

哉被高祖之得天下于百戰之中困辱傷敗既老而僅
得之則吾愛其所得豈與匹夫馳騁繳幸于一戰之際
者同日而語也故其遇諸呂之禍也以謂吾輕發而遂
勝耶則吾固何求使万有一不勝則其存亡無乃甚可
惜哉曷若遲之而求無失也是故不憚歲月之勤而深
慮夫一失之可愛以其所以迂延委曲待其弊而後發
歟夫千金之賈見日而行未夕而止一日之力有所不
足是何也彼力非不能遠也懦者乎畏失其所受者也
夫山林之盜出入于險阻之間晨夜而不顧彼以謂有
所獲者固我之所幸不幸而敗于吾何失哉此平勃之
智也夫操天下之重利者不可為匹夫輕死之謀匹夫
之謀是不得已之計也

樂毅論

余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尹放太甲
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于魚芥而
稱毅之不取莒毋即墨以謂明信義於天下將縱二城
而降之以為王業之所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
之雄耳其智豈足以知三者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
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足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於王
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

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樂生之稱
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欵且殺將燕師一戰而破齊
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
親所下者凡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應
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
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城
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毅之用心固
未始有縱二城以收民明信而有意而于王業之事也
且樂毅嘗一至臨淄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于燕而
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

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若寇仇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
明信示民毅之為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田單
守即墨置善為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
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蘊秦者皆附之秦故
戰國策士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設事未始有
此故余皆不信之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辯者不過能拊天一人以理而已矣夫折
人之情使從于理惟是理者而後從之彼無所顧于
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辯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

至於此而後不足時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于理有所不畏然至于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于顯考叔為一言于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今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禮樂孝弟而不諭者然退而視其所為未必不受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然則外雖不免于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伏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若是矣彼高祖之為人出于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立庶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于子房乃引曰老人而輔之從容于片言之際而太子得不為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于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擣其平日之感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一之心歸之天下一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韻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為智歟

故折人于理從者十五惑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於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於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弘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氏欲以武元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陳平論

余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權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切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于利害之際其能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為列侯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于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不以仁義相與而共合也以權利則其于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不說周公詳說而宣諭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說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田橫論

余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予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
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切怪此數人者其受漢
恩亦厚矣或拔于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
得志出則起而為亂蓋其素所畜積未嘗不在于亂特
因事而後發而考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耻者耶夫
高祖以匹夫將群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感懷天
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
耳故快之以就北面乃其所甚耻而禍亂起于恩暱親

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
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余觀高祖
之時韓王信首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豨連
衡而淮陰謀起于長安內外構禍高祖奔去不息而追
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
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商士蔑之矣而况周人
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于下
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
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魏豹彭越論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耻囚虜以至刑戮也曰
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掇尺寸之柄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辞嗚呼何其論之
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
皆已誅死放臧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余
嘗疑漢之于功臣少恩如是推迂所論而後知高祖之
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
光武故相繼族誅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
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
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餘風

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待人、皆有帝王之心
如韓信之徒其屈体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体委身而
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挺驅市
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亦將有
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三人何則
兩各有所私利也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
我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
非裂天下而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劝高
祖非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于二人者何啻
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此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

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耻者其心猶冀万一有不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况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怙然而為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驅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及死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

之也非有怨疾也不殺且及我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為我除患也勢驅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藉不為我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為我用故也三人之為我亡楚也非為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太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于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

囚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余悲高祖于此有不獲已焉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尽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非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救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于其仇度非所得報則不敢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于可為之時者得罪于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過禍災此特迁自言為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迁之為是言者盖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紲而方迁被刑漢之公卿無為迁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迁獨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幾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已于禍而拳于晏子迁亦淺矣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書叙用
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
樊于期自殺以頸遺荊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考信
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于
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劫以浮詞以首遺人哉
此未必非燕母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愛曹沫魯讓之
事洙有補其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
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荊軻之事以特賤丈夫之雄身
予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夸其所
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鬪爭于酒食之間不
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書而迂叙聶政荊軻竇嬰
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
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也

裴守真論

先王之礼不用于世日以廢壞遂至于滅亡者其初未
始不自于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
之意而俯從今世之原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
于礼樂之際齊用豈服如臨詔崇父母之嚴一有不中
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汚君習于安樂驕傲者勉而為

之其欲捨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息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臧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狗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今天子奠玉酌獻而以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

勞而今也佚則從今立觀舞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闥之玩仙灵鬼怪可駭之物雕常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于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以才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替俗相扇而不知耻也可勝嘆哉

韓愈論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
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列為南北天
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嫚之風亂以
羌胡悍魯鄙悖之氣至于唐而大壞矣雖人才衆多如
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
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謨中包迂固下逮
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于賢聖之文
而後如此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友之而比之于
漢以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然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
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矣如此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
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
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于道本
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々異司而無所歸而獨不知予
息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曰性
曰道曰教而天下之繁事畢矣凡樂政刑所謂教也而
出于道仁義禮智和謂道也乃出于性則原于天論
蓋于此而忘夫亦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
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而遽于言者歟

張右史文集卷第六十一